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

〔古罗马〕塔西佗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

〔古罗马〕塔西佗 著

马 雍 傅正元 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

〔古罗马〕塔西佗 著

马雍 傅正元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482-X/K·532

1959年9月新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7年5月北京第5次印刷

字数77千

印数4 000册

印张3 1/8 插页4

(60克纸本) 定价: 5.20元

Tacitus
AGRICOLA
GERMANIA

本书主要系根据楼布古典丛书中的 Hutton 英译本和
现代丛书中 Church 与 Brodribb 英译本译出，又参
照过原文及其他译本，详见译者前言。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目 次

譯者前言.....	1
塔西佗及其作品.....	3
阿古利可拉傳.....	13
注釋.....	46
附羅馬經略不列顛大事年表	53
日耳曼尼亞誌.....	55
注釋.....	81
譯名引得.....	91

譯者前言

塔西佗的作品，流傳下來的版本很多，各有不同的地方，英文譯本也有許多種。我們的譯文，主要是根據兩種英譯本譯出的：一種是哈吞(M. Hutton)的譯本，刊於“樓布古典叢書”(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這是一個拉丁文與英文對照的版本；另一種是車遲(A. J. Church)和布洛居禮布(W. J. Brodribb)兩人合譯本，刊於“現代叢書”(The Modern Library)中。這兩個版本各有優劣，它們所根據的拉丁原本也不相同。哈吞對於他所根據的拉丁原本作了一番考訂工作，他的譯文，主要是幫助讀者閱讀拉丁文用的，談不上什麼文學風格，但是比較忠實。車遲和布洛居禮布二氏所根據的拉丁原本可能不如哈吞所據原本之可靠，但他們的譯文流暢、優美，只是在個別地方作了些不必要的增添和修飾。我們在翻譯本書時，以“樓布古典叢書”中哈吞所據的拉丁原本為藍本；因此，凡是在這兩種英譯本有大出入的地方，我們幾乎完全依從哈吞譯本；而在兩個譯本大致相同的地方，我們則多採取車遲和布洛居禮布二氏的譯法。

譯完初稿以後，我們根據哈吞的拉丁原文逐句校閱了一遍。不過，塔西佗的拉丁文素以艱深著稱，而我們對拉丁文的修養有限，所以在校閱工作中，理解錯誤之處，當亦在所難免。為了審慎起見，我們另外又參照了兩種譯本：一種是“人人叢書”中穆菲

(A. Murphy) 的英譯本，這個譯本比較陳舊，與拉丁原文出入處頗多，錯誤較大。但譯文很美，也有參考的價值；另一種是比爾努 (J. L. Burnouf) 的法譯本，這是一個法文拉丁對照本，其所根據的拉丁原本與哈吞所根據的拉丁原本不同，可能同於車遲和布洛居札布二氏所據的拉丁原本。這個法譯本是很著名的一種譯本，對我們也有很大的幫助。

專門名詞除了部分已經通用的譯名以外，大都按拉丁讀音譯出，與大家過去習慣的英文讀音自有不少出入。

凡對本書譯文提過意見和給予過幫助的人，譯者都在这里向他們致以最衷誠的感謝。此外，譯者希望讀者給它提出寶貴的批評並指出它的紕繆。

譯者 一九五七年秋

塔西佗及其作品

古代羅馬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奴隶主占有奴隶并剝削奴隶的經濟基础之上的国家。奴隶的劳动造成了羅馬的繁荣、富庶、强盛和輝煌的文化。但是，随着奴隶制經濟的發展，奴隶們反抗剝削者的階級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銳，因而不断地削弱了羅馬統治階級的力量。公元前七四年，爆發了斯巴达卡斯所領導的奴隶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續了很長的时间，震撼了羅馬全国，使羅馬奴隶社会的經濟發生严重的危机，加速动摇了奴隶主的共和政体。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統治，羅馬不得不过渡到軍事独裁的形式，由共和政体转变为帝制。但是，奴隶主們虽然改变了和加强了統治机构，却未能徹底挽救社会經濟中的深刻危机。奴隶运动仍然繼續不断地發生，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漸解体，帝国内部力量因为階級斗争的复杂化和尖銳化而日益薄弱，对外的声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萊因、多瑙河外的“蛮族”日耳曼人逐漸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終至顛复了它。

羅馬偉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塔西佗·科納留·普布留(或盖攸斯)(Tacitus Cornelius Publius (或 Gaius))正生活在羅馬帝国盛極而衰的这段时期中。关于他个人的历史，我們所知者甚少。除了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綫索而外，只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ius the Younger)的十一封信札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文

献。因此，我們对于他的生平，不甚了然，仅能作出一点简单的报导。

塔西佗的家業和出生地点已經無法确知了。他大約出生在一个高貴的旧貴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曾在高卢做官，地位頗高。他生于公元五五年以前不久，死于一一七年至一二〇年之間；他的一生經歷了皇帝尼罗、加尔巴、維泰利阿斯、魏斯巴兴、狄度斯、多米先、納尔瓦和圖拉真諸朝。

他在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匡体良(Quintilian)，后来又从阿朴尔(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学法律。他成为一个有名的辯护师。公元七七至七八年之間，他和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兒結了婚。阿古利可拉是当时軍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法庭上的声誉，一方面由于結了这門好亲戚，所以便在魏斯巴兴朝开始廁身政界。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财务使之职，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間，离开羅馬，大約在外省做官。所以当他岳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內，他可能游历过羅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他对于日耳曼人的知識大約就是在这时得来的。公元九七年，他回到羅馬，任执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間，他曾出任亚細亞行省总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們都無从知道了。

虽然我們对于塔西佗一生的事迹知道得不多，但我們对于他的政治見解和历史观点却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認識。塔西佗在政治上显然是傾向于共和派的，他对于帝制具有强烈的反感。一方面，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旧貴族家庭的緣故，他对于旧的奴隶主貴族共和政体表现出無限的留恋和向往。旧貴族在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国时期無疑地要受到相当的限制。塔西

佗在他的作品中頌贊着往日的“自由”，而对于帝国时期的专制則深惡痛絕，他对大多数的皇帝，連奧古斯都在內，都沒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趋炎附勢、讒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并没有見到共和时期，但在他那个时代，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間的斗争还很激烈，塔西佗对共和派深表同情，他經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杀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虽然塔西佗在这方面可能受他的阶级本能影响，但是，他揭露了許多統治者的殘暴、荒淫、丑恶和愚笨。被当时大多数政客崇奉为神聖的、英雄的皇帝們，在塔西佗的笔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对于帝国时期統治者的猙獰面目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黑暗面所作的無情的揭露，使我們对当时的情况具有較深刻的認識。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塔西佗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羅馬国家由盛而衰的一个时代，当时，在羅馬帝国的政治、軍事、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塔西佗虽然不能理解到这种衰落现象的社会背景，但他却受到这种现象的强烈刺激。在他的作品里，对于羅馬帝国时期国力的衰微、官吏的貪污暴虐、軍事的失利、軍隊紀律的松弛、学术空气的不自由、演說术的低落、統治阶级生活的腐化墮落、被压迫民族的痛苦等等都作了詳尽的报导。我們不敢說塔西佗在他的著作中完全没有报导失实的地方，但是，他的写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从来不打算掩飾羅馬帝国在各方面的矛盾和黑暗，而是勇敢地去揭露它們。因此，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奴隶制帝国在走向崩潰的初期中的种种症状，而使我們在研究这一个时期的历史时有了寶貴的事实材料。

*

*

*

塔西佗在羅馬的法庭上是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絕的演說家，而他在古来的文壇上更是一員健將。他的作品中充滿了他自己的

感情,即使在描写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物时,也渗入有他的感情在内。他的说服力很强,但这并不是理智上的说服力,而是感情上的说服力。他从来不用说教的方式劝人们相信他的叙述,而是用他自己真挚的、强烈的爱憎来引起读者们的同情和信任。他的描写生动、幽默。他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比较深刻,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比较透辟,出语警策,发人深思。我们常说,欧洲近代文艺受古典文艺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塔西佗身上是可以找得到这种传统精神的线索的。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他仿佛尽量想表现他是站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之外的,但他却总是和他所描写的对象溶合在一起。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塔西佗也可以说是一位不很幸运的作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高的声誉;在中世纪,他简直被遗忘了。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学大师薄伽丘(Boccaccio)得到了一部分塔西佗的残稿而予以推崇以后,塔西佗的名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到了今天,当我们屈指一数罗马最有名的史学家或文学家时,是绝对忘不了塔西佗的。

塔西佗的著作流传至今者共有五部,现在按照他写作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

1. “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
2. “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
3. “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
4. “罗马史”(Historiae)
5. “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es)

其中之“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将留在后面再谈,现在先把他的其他三部作品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演说家对话录”大约是塔西佗在公元一〇二年左右写成

的。这是他的早期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唯一模仿西塞罗文体的一部作品——后来他便改变了这种文風，因此，“演說家對話录”和他其他的作品在笔調上是不相似的。这部書談論的是羅馬演說术衰落的原因。他通过書中人物——詩人馬特尔努斯(Curiatius Maternus)、辯护师阿朴尔(Marcus Aper)、史学家塞孔都斯(Julius Secundus)和貴族梅薩拉(Vipstanus Messalla)——的談話来討論演說术的重要性、当时演說术和前代演說术的差异、怎样教育青年人学演說术和修辞学等問題，而最主要的是研討当时演說术远不如前代之盛的原因。按照作者的看法，羅馬帝国时期演說术衰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因为在共和国时期，生活丰富多采，政治上有激烈的竞逐，所以演說爭辯之風才能盛行。到了帝国时期以后，天下定于一尊，生活安靜、平板，演說之术自然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羅馬史”約在公元一〇五至一〇九年之間問世。小普林尼曾参加这部作品的写作，他不仅替塔西佗搜集一些資料，而且还对该書个别部分作过修訂。这部書所叙述的时代，包括了加尔巴至多米先諸朝，上起公元六九年，下迄九六年。全書共十二卷，但現在只剩下殘本，即原書最前四卷及第五卷之一部分。所以我們所見到的史料只到魏斯巴兴朝早年为止。

“羅馬帝国編年史”的写作時間較“羅馬史”为晚，但大約在“羅馬史”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即已动手写“羅馬帝国編年史”了。这部書是在公元一一六年左右完成的。它所包括的内容是从提庇留即位到尼罗之死的一段历史。据說他写这部書是志于繼承李維的巨著的。現在这部書也已經殘缺不全了。我們所有的是第一至第四卷和第五、第六两卷的殘篇(所叙述的均系提庇留朝之事)以及第十一至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的殘篇(所叙述的为克劳迭和尼罗

朝之事)。

*

*

*

“阿古利可拉傳”大約是在公元九八年左右問世的。這是塔西佗替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寫的一部傳記。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羅馬在不列顛的統治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顛的關係至為密切，所以塔西佗這部傳記中有絕大部份篇幅是用來敘述不列顛的情形的。這不僅是一本傳記，也是我們研究古代不列顛的一部文獻，雖然其中的記載並不很完備和完全可靠，但究竟是有價值的。

“阿古利可拉傳”全書共分四十六節，大約可以分成五個部分。最前面三節算是短短的序言，塔西佗在這裡發抒了他對當時羅馬政治和社會風氣的一些憤激之辭。第四至第九節是敘述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少年生活和他在出任不列顛總督以前的一段仕宦生涯——其中包括他兩度在不列顛軍隊中服役的經歷。第十至第十七節是對不列顛的地理狀況和居民所作的一般描述以及對羅馬人經營不列顛的簡史所作的報導。第十八至第三十八節是用來記載阿古利可拉在任不列顛總督時的政績和軍功的，這一部份占全書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全書的重點。第三十九節到最後是敘述阿古利可拉回到羅馬以後怎樣用容忍、謙退的態度來避免多米先的嫉害、他的死亡以及塔西佗對他所作的諄辭。

關於塔西佗寫“阿古利可拉傳”的動機，存在着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塔西佗這部傳記是他在阿古利可拉安葬的時候所作的演說辭。按照古代羅馬的風俗，在舉行葬禮時經常是有人發表演說的。但根據“阿古利可拉傳”寫成的時間看來，距離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時間太久，所以這種說法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種說法認為塔西佗寫這本書是替他的岳父作辯護的。因為在多米先暴君之

朝，許多正直的人都遭到殘害，而阿古利可拉終於默然壽終正寢，當時人可能對他不無微辭，認為他是一個較圓滑、軟弱的人物。所以塔西佗寫這本傳記來袒護他，在傳記中再三強調阿古利可拉和多米先之間的不和協。第三種說法則認為塔西佗寫這部傳記是在寫大部頭的史書以前的“試筆”。第二種說法和第三種說法是可以共存的。至於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與其去費力追究塔西佗寫作的動機，倒不如多花些時間去玩味他的作品。

“阿古利可拉傳”雖然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作為一種史料來看，這部書並不是很成功的。塔西佗對於地理和軍事常識頗為貧乏。他關於不列顛的地理位置描寫得不很正確，關於氣候和物產的記載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証的地名大多無從查考。他所記敘的戰役也有一些失實。但是，這部傳記很好地反映了羅馬人對於不列顛人的殘暴統治和羅馬官場中的一些黑暗面貌，它能使我們對奴隸制帝國的精神得到較深刻的體會。這種價值是並不在史料價值之下的。

從文學上看，“阿古利可拉傳”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有些外國學者認為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的傳記文學，因為作者沒有把全書的精神集中在主角身上。我們覺得這種看法未免有些迂腐和不公允。因為人們是從作品本身的內容來看它的價值，而不是從固定的體裁觀念來衡量一部作品。塔西佗在這部傳記里突出地描寫了阿古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跡，他對這位主角的性格和作風的刻畫也很生動。作者的目的是在於頌揚阿古利可拉，他的這一個目的也得到了絕大的成功。

第一至第三節、第三十至第三十二節以及第四十六節是寫得最精彩動人的。我們尤其喜歡第三十至第三十二節中不列顛酋長卡爾加可士的誓師辭，這段演說也許是塔西佗杜撰出來的，但它却

真正說出了不列顛人心里的話，它激昂慷慨、痛快淋漓，使人讀到這裡不能不深深感動。

“日耳曼尼亞誌”大約也是在公元九八年寫成的，這是“阿古利可拉傳”的一個姊妹篇。這篇作品詳細地報導了羅馬時代日耳曼尼亞以及住在日耳曼尼亞的各個部落的情況。它可能是最早一部全面記載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獻，因為朱利烏斯·凱撒的“高盧戰記”只是零星地談到了一些日耳曼人的情況而已。

“日耳曼尼亞誌”也分為四十六節。我們大約可以把它分為兩部分：自第一節至第二十七節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節至最後是分別記敘各個不同的部落的情況。

“日耳曼尼亞誌”在文學上的價值是比不上“阿古利可拉傳”的，至少我認為是如此。這部作品中的敘述比較平易，沒有許多令人激動的地方，這可能是受到題材的限制。但是，讀起來還是感到很優雅、清新、幽默，有力量。

這一著作的史學價值却是很高的。雖然塔西佗對於日耳曼尼亞的地理狀況、對於日耳曼人的生活狀況也不免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但大體上是報導得很正確的。我們在研究日耳曼人的歷史、研究德國古代史的時候，決不可能不首先提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其中關於日耳曼人各個部落的分布、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以及整個日耳曼人的經濟生活、政治組織和社會生活等的材料都是極可珍貴的。外國的史學家們在研究、整理、考訂、注釋這部作品方面花費了許多時間，也得出了不少的成績。儘管後代的學者們發現了若干塔西佗所不會知道的事情和糾正了塔西佗的若干錯誤，但是，塔西佗的原著始終是這些工作的主要藍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曾引証了“日耳曼尼亞誌”的材

料,而他在另一篇经典著作“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译文见“史学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二期)^①中更详细地引述了塔西佗的记载,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日耳曼尼亚志”的时候应该阅读的。

* * *

无论是有关不列颠人的“阿古利可拉传”也好,无论是有关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亚志”也好,塔西佗常常脱离了罗马人的立场来描写那些和罗马人敌对的异族的。因此,这两部作品不仅都叙述了那些社会发展较落后的部落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高度的罗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都表现出塔西佗本人对于落后与先进的文化、新生与腐朽的力量的看法。

有人认为塔西佗反对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不正确的。塔西佗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很明显地指出了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在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上远远赶不上罗马人的地方(虽然他对那些落后的现象带有嘲笑的口吻,然而指出这些现象总是对的)。塔西佗并没有同情于那些落后的东西。不过,塔西佗却同时也指出了那些部落中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指出了他们富于斗争的精神,指出了他们的自由、纯洁、朴实;他把这些拿来和罗马社会的堕落、腐化、淫荡、不自由、虚伪等等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讽刺、指责罗马人的地方远较他讽刺、指责敌人的地方为多。一方面,他承认罗马人的发展比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进步;另一方面,他揭露出罗马奴隶制文明的缺点和丑恶:这并没有矛盾之处。

塔西佗不是一个狭隘的沙文主义者,他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来对待罗马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他尖锐地攻讦罗马统治者对于那些部落所施的残暴行为,也揭露出罗马统治者的挑拨离间和笼络

^① 又见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78页。——编者